

忠诚与背叛(1)

——1948年在川东的考验

◆ 厉华

叛徒,无论任何地方,都像老鼠那样令人讨厌。但绝没有人主观上愿意去当叛徒,走向叛徒这条不归路,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,叛徒为数不多,祸害极大。在叛变的过程中,他们充满了矛盾和痛苦,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从革命走向背叛?

1948年川东地下党之所以出现问题,便是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地下党的工作原则和方法,少数领导人自以为是,放松学习,思想意识有脱党的倾向,从而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量,造成国共斗争时期在国统地区地下党损失最为惨重的教训。

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、副书记冉益智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。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做了许多工作,否则也不会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。在地下斗争中,他们也常身处危险,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关押甚至是流血牺牲,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。正如罗广斌(小说《红岩》的主要作者)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:“他们在叛变过程中,不是一天两天,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。”问题就在于是哪些原因决定了他们在面对“矛盾”和“痛苦”时选择了叛变这条道路?

刘国定的选择

刘国定被捕后,先没有暴露身份,可以说他应付过了特务的审讯。刘国定在《重庆党破坏和我叛变进入军统的情形》中交代:1948年4月6日早晨9点钟,我领着涂绪勋(武大学生)到中二路去会市委(委员)许建业,准备把许的工作一部分与涂管理。涂在外等候,我先进去即发觉有异,办公室门外有四五个穿军服偷警卫部证章的,另外有许所服务公司中之职员。惟退走已来不及,当沉着上前去找许,即被拘捕进入许之办公室中。接着涂绪勋又进门亦被扣留,我当与涂约好口供,并要他出去后通知党(特务未进办公室,尚在外等候),同时我毁去身上有关之信件等。10点钟后,我从中二路押送到老街32号K党重庆行轅第二处,以后知道因涂口供相和在中正

路经过2小时后释放。在第二处警卫组中,身上所有东西均搜出登记。当时,我以妻子开刀后卧病宽仁医院等候我签字输血,乃写了一个条子,找警卫组的李组长转交我的哥哥,企图借此透露消息(事后知道此条未提出)。一直到晚上11点才将我提到楼上第二科审讯,以有许建业公司中之职员工人证明我和肖胖子(泽宽)经常去找许,虽经再三申请与许系商业上一般朋友,但密谈,且许介绍我与其公司职员之姓为“黄”,而我被捕之口供又姓刘。结果,我承认了刚加入中共两月,尚未写自传。这样停止了审讯,叫我写了一篇《自白书》,完全是根据口供写的,除承认是新党员外,其他都是:“空话”……

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中,没有详细写“密谈”的内容是怎样的。但是军统特务曾晴初、黄逸公、饶林、刘崇朴在1961年12月所写的定稿《破坏“挺进报”事件》中为我们留下了记录:徐远举(重庆行轅二处处长)审讯刘是单独谈话的方式。徐在谈话中说,他已经搞清楚刘在重庆市委的地位,劝刘叛变立场,交出市委组织。如能这么做,他保证反动政府给刘政治出路和一定的政治地位,并举出各种例子来说明他的保证可靠性,但刘若要坚持不转

变立场,那不但性命不保,而且还遭到各种酷刑,不得好死。另一方面,由于刘的爱人……徐知道她就要分娩,故对刘说:只要刘表示态度和有初步事实表现后,即将她送到医院分娩,所有费用,由徐负责供给。刘经此威逼和在利诱的煽动之下,即发生动摇,终于表示了态度,决心叛变革命立场,开始向徐交出重庆市委和人事,以及上海方面的关系人,成都方面川康工委潘华辅,广安方面杨汉秀多人……

徐远举的密谈内容,既是他成功软化了刘以后,大肆吹嘘于同行之间的炫耀,也为旁人有了记载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徐远举太会做思想工作,一个市工委书记、有经验的高级干部不在刑罚面前受到威胁,却在一杯茶的慢慢慢谈之中,彻底转变了立场。徐远举的一杯茶、刘国定的一次被谈话,一个要达到的目的达到了,一次思想工作语言和行为动作系统的全面更换也告完成了。正所谓皮鞭和镣铐达不到的功效,一杯茶便能解决。其关键就在于:心里的支撑点没啦。徐远举与刘国定的谈话到底有多长的时间,已无从查证。从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可以发现,徐远举首先利用叛徒冉益智提供的情况,一剑直插到刘国定的心底:你的真实

身份、职务,我们都知道了。刘国定面对徐远举的话,仍还以为是他自己姓“黄”和“刘”的问题被徐抓住了。所以,他继续坚持说自己刚刚入党不久、只是为了做生意等理由来搪塞徐远举。徐远举从冉益智的嘴里掌握了刘国定是市工委书记的情况,但他没有一下子捅破,他一定要刘国定自己承认。正当刘国定端起茶杯要喝时,徐远举不经意的声“市工委书记”的招呼,使刘国定手中的茶杯“咣当”一下从手中滑落。徐远举见刘国定有些惊慌失措,只是微微一笑。徐弯下身准备去收拾摔碎在地上的茶杯,刘国定也蹲下身去,连连说:我自己来,我自己来……刘国定的失态,让徐远举有了胸有成竹的感觉。他向刘国定进一步介绍:在处理共党案件中,只要能够坦白的均可从宽,愿意工作的也一律由政府安排。他还特别提醒刘:像你这样的书记,只要参加我们的工作,那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。徐远举的话,也许刘国定并没有多么认真地去听。但他非常明了,自己现在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。平时要求下级必须保持的气节问题,现在向自己直面而来了。徐远举看着有点木讷的刘国定又说:当然,也有在我这里不配合的人,那就自然是自讨苦

吃了,等着那些人的就只能皮鞭、老虎凳这些东西。听到徐这么说,刘国定的面部肌肉抽搐起来,手也有点不知该放哪里了。这一切,徐远举看得明明白白。就在刘国定像被重重地砍了一刀而急欲捂住伤口止痛的时候,徐远举的一句话使刘国定彻底崩溃了:“听说你妻子马上就要分娩了?”刘国定听着徐远举这句貌似关心却暗含威胁之意的话,心里感到万分的紧张。徐说到的这件事,是他心里最放不下的。一个恐怖的画面在他眼前呈现,假如不按照徐远举的要求交代组织,不但自己要受皮肉之苦,就连自己即将分娩的妻子也要遭受毒手。十月怀胎,孩子不能出生什么事呀!想到这里,刘国定好生后怕。他的眼光看着徐远举,有一种哀求之意。徐远举告诉他:只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,不但你有很好的前景,你妻子分娩的所有费用也会由我解决。就这样,刘国定向徐远举交代了问题,供出了地下党组织,包括他直管的一些党员。川东地下党组织,就在刘国定贪生怕死、顾及自己家人安危的情况下而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。

据悉,刘国定被捕以后,党组织很担心他会出问题,曾请示上海局后,让人带信给刘国定,即组织准许他自首,争取出狱,以此防范出现大的破坏。

这个情况在叛徒骆隼文的一份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:刘国定老婆小阎(应为“小严”),有党籍,在刘被捕后,她给刘一张纸条,“大姐要你写自白书出狱”的纸条。纸条落特务手即被捕追讯,即自白出狱。后与刘国定在杨家山同受到优待,并同时出狱,住汉利药房。一天,阎给徐远举写一条字:“我们药房楼下来了流氓,非常凶暴,希处长派人来逮捕救驾。”

花儿为谁红

彭瑾



住老人,深切地说:“我们都是你的亲人,我来照顾你。”说着把老人紧紧拥住。

产检室门口,护士长的母亲再一次出现在排队的人群中,她在等女儿的到来,她知道女儿在怀孕这段时间,因为高强度的工作经常头晕,出虚汗,再加上工作压力大吃不下饭,实在难受时就在办公室一边吸氧,输液,一边工作。老人对女儿无限牵挂。就在送走二胖子不到十分钟,护士长站在治疗室里,突然感觉一股暖流顺着大腿涌了出来。“羊水破了,快抢救。”大家呼喊着急。没想到到护士长羊水破了。就这样,她坚持到了临产的最后时刻,两个小时她那35周早产的宝宝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护士长很虚弱,但很坚强。

面对一场8级的特大地震,每一个中国人都牵肠挂肚,救灾工作十万火急。对作为部队医院院长隆盛院军医而言,他们最自豪、最庄严、最神圣的时刻,就是冲向第一线。

机场,天已经黑了,时有寒风阵阵吹来,机场地面上队伍已经集合完毕,整装待发。凌诗然和韦铁锋送行救灾医疗队,队员们忽然都有一种壮士诀别的感觉,每个人都热血沸腾。韦铁锋坚定地对大家说:“出发!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”

灾区急救帐篷里,一位31岁名叫杨静的女患者被救了下来,她颈椎处于强直状态,四肢只能微微伸展。姚华林诊断她为颈4椎体爆裂性骨折,脊髓严重受压伴不全瘫。症状逐步加重,情况十分危急。他跟随副教授一商量,立即给病人手术。手术难度极大。住院条件下,颈4以上椎体骨折并脊髓损伤的患者死亡率都非常高,更何况在灾区。颈4椎体骨折患者搬运后风险相当大,脊髓水肿严重,轻微搬动都容易引起脊髓的继发性损伤而加重水肿,引发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。

时间就是生命,他们运用有限的医疗器械,开始了在这样环境下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严重颈椎外伤手术。韦铁锋在电话里给予指导,一再嘱咐:“一定要漂亮救活病人。”余震不断,术中突然停电,在手电筒微弱的灯光下,手术进行了2个多小时。当患者麻醉醒来,四肢开始活动时,紧张的手术室顿时活跃起来,欢呼声宣告着手术奇迹般的成功。

18.设法动用人脉资源

露茜娅说:“只有懂得深爱的人,才能懂得其中的奥秘,好啦,佳丽娜,米切尔,我得走了。”佳丽娜:“我们死里逃生,难得异国相逢,你……”米切尔:“是呀,我去对店买点酒来,好好庆祝一下!”露茜娅:“唐的太太病得很厉害,我托伊文斯博士去为她看病,接她来住院。恐怕现在已经接到诊所,我必须马上去看看。”佳丽娜:“我们跟你一起去。”

唐府,客厅。唐盛坤对唐母说:“就是因为他是受那位犹太姑娘委托,你就拒绝人家?糊涂啊!”唐母:“那个扫帚星已经搅得我们家不得安宁,媳妇住院这样的大事,我怎么敢做主?”唐诗菲:“妈,日本人最害怕肺结核病的传染,一经发现就拖去活活烧死,如果嫂子真是患了肺结核,那我们应该马上把她送出日本租界。”唐母:“汉儿怎么样,我们让掉房子,鬼子会不会放他回来?”唐盛坤:“这些小鬼子,我算是看透了。本来说好,送上金条,房契就放人,可是直到现在……嗨!根本是骗子,强盗!”

英租界二马路,一处用中英文写的招牌“医学博士伊文斯医师诊所”。门诊室内,露茜娅听完伊文斯诉说,焦急地问:“伊文斯博士,日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?”伊文斯:“你想干什么?”露茜娅:“既然唐是因为我被日本兵逮捕,我要去投案,把他换回来。”

佳丽娜:“姐姐,你刚到这里可能不知道,日本兵和德国法西斯一样,都是惨无人道的。”米切尔:“是呀,你去不是白白地送死吗?”露茜娅:“死?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,这个命是唐救回来的,不能因为保住我的命,而去牺牲他的命!博士、妹妹、表哥,让我去吧。”

伊文斯:“我赞赏露茜娅姑娘这个想法,不过也不能让她白白去受污辱或送死,起码要做到能把唐金汉先生换出来。因此,我们要设法动用一些人脉资源,保证这个行动能得到预期的效果。”佳丽娜:“博士,有了。我认识一个人,它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,和日本的上层也有些关系。”伊文斯:“谁?”

西郊大亨俱乐部马场。身穿赛马服的佳丽娜,骑着一匹白马,与身穿赛马服的霍瑞斯,骑着一匹枣红马并肩而行。突然,佳丽娜猛抽一鞭,白马儿扬蹄飞奔。霍瑞斯催马扬鞭,枣红色的马追了上去。

二马飞驰。当相近时,突然,马背上的佳丽娜,身体晃悠,几乎要摔下马来,霍瑞斯拍马上前,将她从马背上抱了过来。树下,佳丽娜靠躺在树干上,霍瑞斯坐在她身旁。草地上,枣红、白色马两头相磨蹭,好像很亲热的样子。佳丽娜拍手:“哈哈,真是天生的一对!”霍瑞斯:“就像我们俩……”佳丽娜突然脸红:“你坏,你坏!”娇媚地用美丽的小手打他。

霍瑞斯一把抓住她的双手:“真的,佳丽娜,当我在‘香榭丽舍’见到你,就被你的歌声,美貌吸引了。经过一段时日的接触,你的人品、性格和善良又进一步打动了,使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你,甚至不能自拔……”佳丽娜有点惊异:“你……”霍瑞斯:“这种爱绝不是纨绔子弟和公子哥的玩弄与猎奇,我是认真的。”佳丽娜将手抽回

坦诚地说:“不,霍瑞斯先生,你并不了解我,我不是什么德国慕尼黑的红歌星尼娜,我的真实姓名……”霍瑞斯:“佳丽娜·格林伯格,犹太难民。”佳丽娜惊奇地说:“您知道?”霍瑞斯:“我留学英国时,同住一室的密友早就告诉了我。”

佳丽娜:“留学英国的密友,谁?”霍瑞斯:“纽舒曼先生……”佳丽娜:“是德国驻沪纽舒曼副领事?”霍瑞斯又微笑点头。佳丽娜:“那他为什么不拆穿我?还发给我德国的护照?”霍瑞斯:“证明你是慕尼黑的红歌星啊。”佳丽娜紧张地说:“他对我有什么企图?”霍瑞斯:“企图只有一个:希望你用你的艺术,你的红歌星身份,为保护犹太人,作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”佳丽娜难以置信:“在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内,竟然还有这样的人?不可思议……”

霍瑞斯:“你在电话中说有事要我帮助,请说……”佳丽娜:“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犹太难民在上海

(影视小说)

耿可贵

